

# 又談怪人怪事（二）

李景武

## 我的家庭教師汪精衛之四

### 黃秋岳叛國通敵記

黃秋岳在抗戰前曾任行政院院長的秘書，院長爲汪精衛，黃竟出賣本國消息給日本，使日本停泊長江上下游的軍艦一一逃離長江，倘黃秋岳不出賣消息，日本在我國水域內的軍艦，必被捕獲無疑。他怎樣出賣消息呢，他任職秘書參與機要，我國本擬自沉若干船隻，封鎖長江水域，使日方敵艦不能退出，減少日本海軍的作戰力量。黃秋岳將我國封鎖長江水域計劃通知日本，遂使日本減少損失，而在我國內的日本海上力量得以保持原來的艦隻一無所損，這真是罪大惡極的漢奸，其後被發現，黃秋岳被判以叛國罪，處以死刑。行政院開會時黃秋岳在帽內放置收音錄音機，另有他的書面報告。那時我們不認識什麼是錄音機。但是歐洲、美洲、日本，早已有了。那時的錄音機叫做鋼絲錄音（是極小的軍用品），膠帶錄音在我國是在勝利後才有的。所以上海人一律稱之爲鋼絲錄音，一直到勝利在香港已經有了膠帶錄音，人們仍然稱爲鋼絲錄音。鋼絲錄音時代我已早有此物，許多朋友還沒有見過，彷彿看西洋景一樣，覺得希奇呢。

黃秋岳等到散會後，將帽掛在帽架上，自有

同黨來取。

日子久了，侍候的傭人覺得很奇怪，何以黃秘書的帽子每次總掛在同一鈎子上，要是別人先來佔了那鈎子，他就會把別人的帽子移到別的鈎子上。他自己的帽子一定掛在每天所用的位置。有一天黃秘書散會先走了，帽子仍然掛在那裏，傭人取下是想代爲保管的。

不料帽子是雙層的，份量很重，這才揭穿了秘密。有的說是將錄音機藏在他的皮包內，用來同日方通消息的。據我所知黃秋岳並不會使用無線電機，他完全沒有一些電器知識，他使用的確實是錄音機。

因此才發現黃秋岳賣國圖利的勾當，遂置之於法。但是在長江內的日本軍艦，得到黃的祕密通知，均已馳出長江使我封鎖政策失敗，這一案的黃秋岳才是真正的大漢奸。後來所謂漢奸多屬脅從者，與黃秋岳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也。

### 拒敵媚敵忠奸有別

陶尚銘與殷汝耕二人中殷汝耕是背叛政府的漢奸，陶尚銘就不是，但是社會人士却一律看待那是不公平的。北方河北省方面設了兩個行政督查專員，一個是冀東專員殷汝耕，一個是密雲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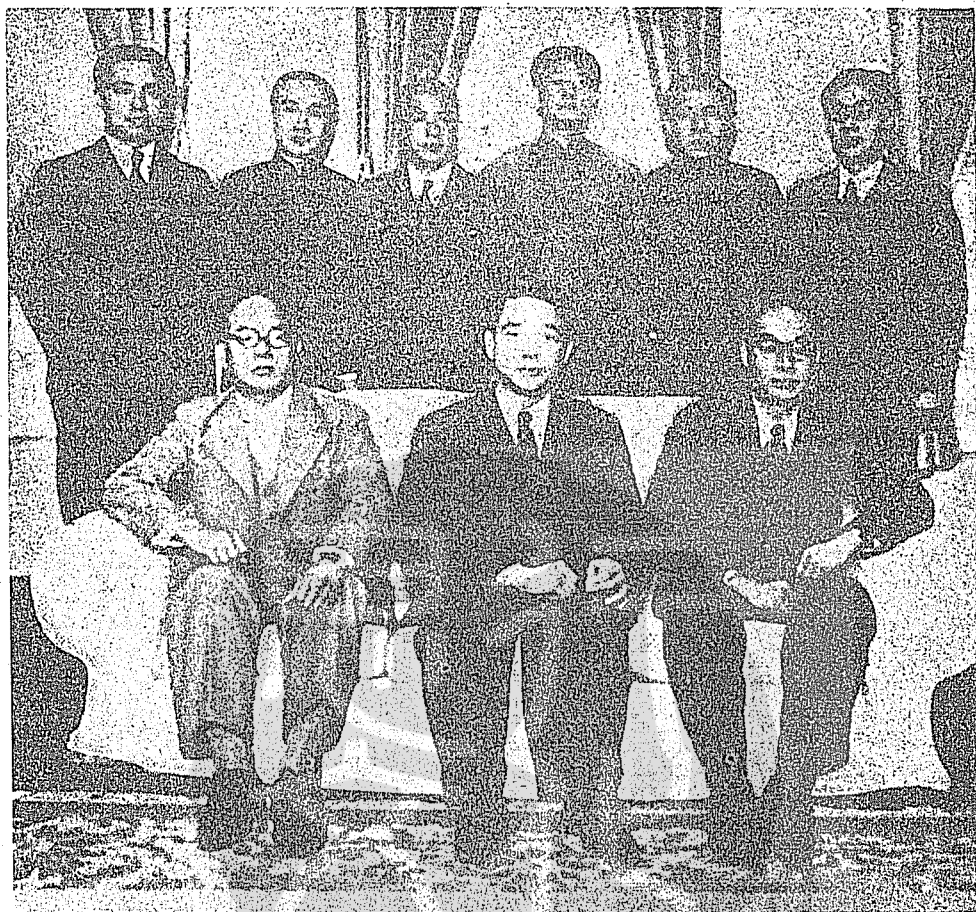
員陶尚銘。殷汝耕與日方相約使冀東特殊化，脫離中央政府而獨立。後來雖然有了河北省政府也無權管它，連北寧鐵路也特殊化，另設津山段，由天津至山海關。其後陳覺生任北寧鐵路局長時，許了冀東許多條件才收回津山段。因此開罪滿鐵，日人當時擬由滿鐵兼營北寧鐵路，於是懷恨陳覺生，後來終將陳覺生毒斃，當時以爲陳是漢奸，待他死了才了然陳不是漢奸。

陶尚銘任密雲行政督查專員，却始終不爲日人利用，殷汝耕成立冀東自治政府，日方逼着陶尚銘繼殷汝耕之後成立密雲自治政府，陶藉故離平赴滬，始終未聞有密雲自治政府成立。由此可以分出殷奸而陶忠，殷奸固應口誅筆伐，何以陶忠却無人道及，這未免不公平吧。

殷桐長北寧鐵路，正是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時代，那時候正是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務，他躲避與日方接觸，不欲直接交涉，一切委之中央，他却回家鄉隱藏起來。一切對日交涉除推向中央外，普通的交涉事務就委交北寧鐵路局長代辦。歷股桐陳覺生兩任局長，均以局長身份辦理對日交涉事務。以鐵路局長兼辦外交，這是世界僅有的事，原因是路局是經濟獨立的，用錢比較方便而不須呈報政務委員會，更可以不買鐵道部的帳，

而且這股陳二人又屬日本通的原故，並且此二人均兼着翼察政委會外交參議，宋哲元授以代他發言之權，此二人均死於日人之手，假使股、陳專管鐵路而不兼外交或不至均遭毒斃。

言之權，此二人均死於日人之手，假使股、陳專管鐵路而不兼外交或不至均遭毒斃。



汪精衛（前排中坐者）在南京組織偽政府時，與陳公博（後排右二）周佛海（後排右三）等合影。

### 股桐任

北寧路局長時，日人使用卑劣手段，唆使日韓浪人擾亂鐵路，以便達到南滿鐵路接收北寧的目的。說得好聽是走私，其實是公開的違法的走私，也就走公，因為他們乃公然走私公開的活動，例如白面，海洛音，鴉片，還有大批的人造絲。那時還沒有乃龍出世，大包的人造絲，須兩個人才抬得動，

如何私運呢。每一列車到達東站，攜帶大件的人造絲旅客，竟多至三五百人，他們佔據了兩三輛三等車廂，普通旅客均被拒絕入內。昂然是走私的事，由東邊來的旅客，都在天津東站下車，因為東站近，過法國橋轉灣就屬日本租界。成羣結隊の日韓浪人，湧湧出站，路警人力有限，竟無法阻止，更談不到檢查。如此行動已非一朝一夕，路局不得已調來路保安隊五百，擬以武力制止。走私集團無法抵抗，多數被扣，浪人當然不甘心，乃以人造絲包裹武器，互鬥結果，雙方均有傷亡。從此大量走私方行遏止，小型的走私也就不為已甚了，以為這樣便可熄止大量走私，保安隊乃撤回總站。

### 藏本事件震驚朝野

韓人何以聽從日人唆使而走私呢，原來日人不使韓人經營正當商業，逼着他們只有靠走私以謀生存。保安隊制止了走私事件，日人大不甘心，乃唆使韓人報復，造成中韓兩民族的惡感，因此北方就有高麗棒子這一惡劣名稱。股桐出席南京鐵道部會議，提出北寧路日韓公然走私事，請外交部向日政府交涉，但是沒有得到日方允許取締走私的答覆。股桐會議畢赴滬與日人週旋，應日方宴會，第二日乘車返平即得暴疾，三日後乃因慢性中毒死亡。死狀甚慘，十指皆成紫色，口角流血，證明是中毒無疑。日方滿鐵于佐美每放出空氣，擬接收北寧鐵路，終未實現，但其心中却仍然想染指的。後任局長由宋哲元派日本通的陳覺生擔任，其職權與股桐相等，仍以翼察政委會外交參議兼北寧鐵路局長。陳覺生初接事時，社會人士均以日奸目之，其後未及兩載亦同樣為日人毒斃，死狀與股桐無異。陳覺生的死因是反對津山鐵路，搶走北寧路的關內五百里的路權。陳覺生走日本軍方路線來抵制滿鐵，以高價收回津山線路權，大遭滿鐵之忌，終於被毒斃，陳死後以軍務處處長周慶滿繼任，其

時滿鐵總裁于佐美已失勢，滿鐵始終未達到接收北寧鐵路的願望。

河北省政府成立，以曹錕時代內務總長高凌蔚為河北省省長，改冀東自治政府為冀東道，免了殷汝耕的後任池宗墨，改以池的秘書長陶叔仁為冀東道道尹。陶叔仁任職未半載，因走前市長周龍光路線與中央通消息，為日人發覺，又被置之死地，死狀與殷桐、陳覺生相同。

以上三人均是三年內被日方謀害毒斃，筆者曾親見其死狀，當時被社會人士目為漢奸者，都因反日而遭惡果，以上三人皆在汪先生行政院長任內被日人毒死。

藏本事件發生在汪先生長行政院兼外交部時期，這事經過數十年已經很少人知道其中真像了，雜誌多種也沒見人寫過。我寫汪先生之一生一文，覺得藏本事件不是一件小事，何妨詳細敘述一番。人們是善忘的，這件事關係重大，似不可等閒視之也。

日本在南京是設有領事館的，除總領事外，另設許多副的領事，其中多屬情報人員。譬如香港的美國領事館，副領事多到難以數計，仍然是情報人員佔過半數。南京日本領事館當然不能與香港的美國領事館比，但是較之其他國家，日本仍是副領事最多的一所領事館。

日本想在南京製造事件，以便向我國獲得某種權利。據聞是想以南京鼓樓一帶作為日本租界，各國在南京都沒有如北平之東交民巷，闢為外國人居留地，享有治外法權。

日本預備製造非常事件，以遂其欲，於是乃

產生藏本事件。日本侵略中國，每用種種手段以便達到目的。

戰前某日日本領事館集全館人員，開了一次特別會議，設法產生一非常事件，好借題發揮遂其陰謀。原來他們擬定一條妙計，叫日本領事館內職員一人，去郊外自殺，作為被我方謀害。如此便以死者做交涉資料，並且將日本海軍所隸屬的中國境內的艦隊，一等驅逐艦「大刀風」等風字號艦及二等驅逐艦木字旁的柿、檜、柳等艦齊集下關江面，作為交涉後盾。必要時佔領下關一帶，逼我國作城下之盟。計劃雖定，命令誰去自殺呢？總領事想出辦法，以拈字為準，以紙團寫上「去」字或「不去」字樣，誰去執行任務就憑命運了。該館副領事中以副領事藏本資格較深，總領事讓他去拈，藏本不疑有他，很快的下手去拈。不幸拈個「去」字，他人再要去拈，總領事說副領事已拈得「去」字，其他的人就不必去拈了。藏本深悔不應自己最先去拈，他不知道盆中盡是去字，誰先拈誰就拈到去字。於是大家慶賀藏本得此機會為國盡忠，藏本呢？認為既已拈得去字，能說了不算嗎？只好硬着頭皮執行任務吧。

藏本翌日接受眾人慶賀後，乃由館中人陪伴作郊外旅行，把藏本送至南京明孝陵，大伙就返回城內。他們知道明孝陵狼羣時常出沒，入夜藏本無躲藏之地，必飽狼腹。果如是，計劃當可完成。藏本既被送至郊外，初心未嘗沒有捨身報國之願，這就是所謂日本武士道的精神，但他三思後，覺得此中另有文章，他改變了初心，不打算

作愚忠的行爲。

## 日本陰謀貽笑全球

陰雲漫漫，夜色加深，他越想越起疑心。他瞭然中了總領事的計，欲置他於死地的，就是他的當年同學而今的總領事。他愈想愈疑，他想起他當年做學生和總領事共同追求一女生，其後此女生歸了他，總領事對此一幕算是失敗者。想不到他今天假公濟私，要報當初奪愛之仇，他才決定主意不肯去死。

藏本想通了，不作愚忠之舉。郊外本多狼，日間是不會出現的，晚間就可能成羣結隊而來，凡是居住南京的人，無論中外男女老幼，沒有不知道的。日間匆匆過去，路人見到日本入也不在意，還以為他是郊遊的呢。黃昏後行人漸稀，入夜就路斷行人了。藏本既不想死，就必須謀求自全之道。他遍尋藏身之所，最後找到了一棵大榕樹而且是空心的，這樹已死了一半，却是一個避狼吻的所在。他尋找些破磚殘瓦把空洞的樹心填了一人多高，他就在裏面藏身。他坐在磚頭上閉眼養神，但是思潮湧湧，想靜也靜不下來。突然狼吠叢樹間，漸漸的走近這空心樹，聞嗅到人味，正想飽餐一頓。但是樹心磚瓦堆得頗高，狼羣無可如何。藏本不時在樹內用碎磚破瓦往外扔擊，狼羣不得其門而入，乃狂叫而去。片刻又來，如此不知多少次。藏本也覺不支，朦朧睡去，一覺醒來，太陽已出現地平線上。狼羣一見陽光也紛紛歸窩，不再來打擾這不想死的日本領事。

藏本第一天設法避過狼吻，死是死不了，但



，影合宅誼民褚在員人迎歡與時滬抵國返衛精汪日四十月一年六十二國民  
。誼民褚為人二第起右排二第

是肚皮會餓的。他就到郊區的一家小麵館吃碗麵果腹，麵吃完了無錢付帳，因為離開領館時，館中是預備他當日就赴義的，不許帶錢，他掏胸口袋，分文均無，空空如也，他才想起不許他帶錢，分明是不飽狼吻也得活活餓死，他氣忿得不得了。天無絕人之路，他有袖扣一對及領帶別針卻是十八K金的，他取下一個袖扣給老闆作爲麵的代價。那老闆真人義，見他是外國人，不肯收錢。他也不肯收回袖扣，他說我中午還要來吃午飯一塊算吧，莫非老闆不相信是

真金子的嗎？老闆用嘴舔舔那袖扣，果然是甜的，也就勉強收下，並說你過天還是拿錢贖回去吧。藏本三天吃過幾家麵館，不是用袖扣作押，就是用別針。不想尋獲藏本就在這一雙袖扣及別針上頭，真是無巧不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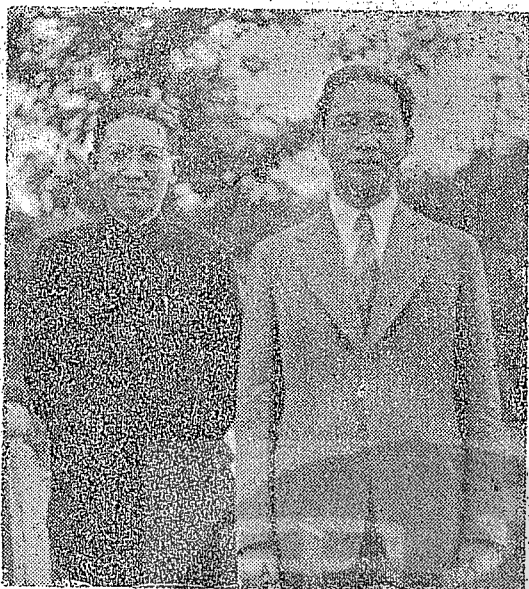
藏本由警局將他帶到外交部，那時候正是汪精衛以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部長的時候。外交部把這件事處理得甚妙，因為當時人心惶惶，如臨大敵，恐怕日本鬼子藉此興風作浪，下關江中日本的一二兩級的驅逐艦都升上火，脫掉炮衣，彷彿就要開火。那時候我國海軍破舊的長江艦隊所轄的永績永翔及江元楚材等十幾艘砲艦，火力速度遠非日艦的對手。外間謠言盛傳日人即將佔領下關、鼓樓等地方，外交部正在惶惶不知所措的時候，忽然得到郊區警局電話，報告日本藏本副領事已經尋獲，正押解到部審訊。

郊區警局已將藏本押到外交部，部中未把他當作犯人，好好的優待他。他開始要求飲食，外部供給他牛奶、麵包、水果等，藏本毫不客氣，喝了三瓶牛奶，吃了兩大碟麵包，吃完了他才說他上了總領事的當，叫他去死，以便掀起中日嚴重的交涉，內容甚爲詳細，而且他非常憤慨，表現他並未照總領事的吩咐，藉此事嫁禍中國。當時外交部只通知中國記者及西方駐南京機構，這些中外記者都聽得明明白白，等到日方使館人員到來，來賓早已坐滿客堂，藏本還在侃侃而談，日本領事館總領事以次來了十幾個人，一面向我方說藏本患有神經不正常之症，他胡說八道是不可深信的，一面幾個人拖着藏本押回領館去了。



原來我方故意把通知日本領館的時間，放在通知中國各報社及西方駐南京機構比較要遲半小時，等到日方人員來到外交部，藏本已吃喝完畢，申訴終了。日方此次吃了啞吧虧，沒法自圓其說。不到一小時，下關各日艦已套上砲衣，也開走了幾隻艦艇，一場大禍就此結束，外交部鬆了一口氣，西郊警局當然也受了獎賞，下關鼓樓依然無恙。此一場醜劇，日方一無所獲，反而暴露了它的外交幼稚陰謀，更為西方各國所恥笑。

藏本既由日本領事館領回，當然不會有好結果。據聞是遣送回國，以缺乏武士道精神，有辱國家體面之罪名治罪，此後便未再聽到藏本的消息，據推測當被秘密處死。但是藏本雖死，却減少了一次中國被藉故侵略的災禍，我很同情這位



汪精衛(右)未投降日本前與張治中(左)合影。

背叛他本國無勇氣的外交官藏本。

#### 四名秀才四大禍害

汪精衛左右的人，分爲三種，一大「臣」階級有陳公博、顧孟餘，近「臣」有褚民誼、曾仲鳴、客「臣」有林柏生、唐有王。其後號稱還都組府的偽政府時代稍有不同。大「臣」們有陳公博已無顧孟餘。近「臣」有褚民誼、陳昌祖、陳春圃、客「臣」仍是林柏生、徐寅等。客卿有梁鴻志、溫宗堯、顧忠琛、江亢虎、趙正平、梅思平等。此時另增加了權「臣」一項，那是管財政的周佛海，掌

特工的李士羣等，至於在外的有遠「臣」王揖唐、王克敏、齊燮元、王蔭泰等。以上的所謂遠「臣」，本非汪的系統而是環境造成苟合伙伴而已，大「臣」雖有陳公博，但是此公重私誼而輕「國」事，且喜遊戲，每每放蕩不羈，汪先生偶有遺誤，他也未盡諍言之責。但其中也有兩人每每向汪盡量諍諫，因此汪之左右均對此二人之言行不快，一個是汪先生年少時同中秀才的金浩庭，他們老哥兩談起話來，爭吵的時候，常常有這樣的情形。金浩庭的態度很緊張，他總喜歡止住汪先生的答辯，他說你先聽我講，汪先生也只好靜靜的聽他大發議論，而作爲一個學生形的聽衆，悶口不言。汪先生的雅量，亦非他人可及也。一個是汪先生的惟一的從小受教的學生李相枚，汪先生對世界大勢偶有批評，若有失當之處，李相枚會很不客氣的糾正汪，汪也不以爲不敬。有一天金浩庭的計聞到達汪先生辦公桌上，他一眼看見計聞，爲之痛哭失聲。馬上找他學生李相枚來詢問得病的金師爺，爲何未聞大病就突

然而逝呢？此時的汪先生似是真情畢露，哀傷不已。他跟着說了一句心中的話，是什麼話呢？他說浩庭已故，你又遠在華北，我身邊就沒有爲我作諍言的人了。由此看來何嘗不知道他左右都是隨聲附和的人呢？不過汪先生正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的人物，他終於失敗，這也是原因之一。

民國初年的四秀才，一個是汪季新，一個是陳炯明，一個是吳佩孚，一個是孫傳芳，這四位秀才都犯了同樣的大毛病，就是吝嗇。他四人成敗的關鍵幾乎全出在吝嗇上，我舉出他四人的吝嗇小毛病吧，汪先生在南京接到北平來的計聞，他駐北平代表陳某代表他送了喪家一幅祭帳，在北方習慣上有地位的喪家，接受的祭帳多是禮服呢的。南方多用素色人造絲，禮已經送達喪家手中，南京居然不承認要送如此厚禮，經手人只好自墊了事。此雖小事，可見汪爲人之吝。吳佩孚在漢口派代表入川，策動驅逐禍川三將領袁祖銘、彭漢章、顧品珍，他只發給代表旅費五百元，此五百元大概夠到重慶而已。陳炯明做一套軍裝也要一再的打聽價錢，孫傳芳任五省聯軍總司令時，南洋海軍擬投向他，索價百萬，他不肯答應。他說中國海軍有如妓女有錢就賣，我絕不要，何況海軍也沒多大用處。來人說在海上誠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在江上是不無利用的價值，但是孫傳芳捨不得錢，堅持不要。大凡做大事的人，都要不惜小費才會有成，這四位秀才都是窮苦出身，惜財如命，要錢要得很厲害，但是爲事業，作正事，却是一錢如命，刻薄寡恩，焉能不因小失大呢？管仲之器小哉。